

# 月光桨声与文脉诗情

□海舟

庚子深秋，偶从媒体上看到沧州为筹拍电视剧《一船明月过沧州》，向社会征集同主题歌词的信息。我的眼前为之一亮，“老夫聊发少年狂”，不免心旌摇曳。为母亲河唱颂歌的渴望如火，一时间烧得我浮想联翩，彻夜难眠。

多年来，出于业余爱好，我一直想用键盘的刀笔，为沧州镌刻一幅韵味颇足的版画；想用脑汁与心血的泼洒，竭力给狮城涂抹一幅雅俗共赏的油画。

机缘如期而至。我自小从渤海湾长大，喝运河水成人，这种海与河交汇碰撞的波澜，在我成长的河流中缓缓积累沉淀，渐次静若止水，对大江大河的向往情有独钟。借工作之便，我曾经循着大运河绵延的千古长袖，逆流而上，领略德州、聊城、徐州、淮安、扬州等濒水古道的前生今世。那杨柳清风、长虹晓月，那一碧万顷、

桨声帆影，无一不激起我内心深处的弘波微澜。十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拙文中写到：京杭大运河曲曲弯弯，像一条腾云驾雾的蛟龙，在古城沧州摇头摆尾甩出一道韧性的弧线，推出一方水韵瓜洲。千百年来，官府驿站在这里驻扎镇守，水陆码头沿运河砸桩架桥，商贾客家在河畔繁衍生息。各种小作坊、小店铺、小茶馆、酒肆鳞次栉比，兴兴衰衰，拉长了街头巷尾。运河里月光摇着水影，柳丝牵着涟漪，那粗犷而强悍的船工号子，激荡着浣洗的少女，喊醉了行云流水，唤醒了大地山川。

在历史的长河里游弋，我慢慢感悟到，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千年流淌的运河水，就是一条生生不息的龙脉，默默荡漾着沿岸的苍凉与贫瘠。而在我眼中的运河水，多年来有些干涸了，河床内失却了以往的灵气，但两岸的杨柳依旧昂着渴望的头颅，伸展着臂膀顽强生长。几度春夏秋冬，几番腥风苦雨，运河岸边杨柳依依，荒草野花含情脉脉，低吟浅唱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古老歌谣……

历史与现实碰撞，遥远与未来穿越，我的创作激情在狭窄时空中魂牵梦萦，仿佛感受到千古运河就是一条源源流淌的文脉，是一把熊熊燃烧的薪火。由是，家乡的人文景观，家乡的贤达志士，家乡的古道热肠，皆成为我此次创作的源泉与溪水。古训说，诗言志，歌咏言。我想说，拙作中的画面，是我在梦幻中看到或想到的，其文字排列组合，是从我心里悠悠悠地流出来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同题

电视专题片的焦点侧重于杂技，所以在拙作的下半阙着笔写了吴桥。

一夜吟成一首拙劣的诗歌，甚喜。天亮后匆匆忙忙发给征稿智囊团队。拙作并未入选，但我舍不得付之一炬，姑且留存一年半载，闲来略作修改后，转呈风生水起的《沧州作家》，以求招摇过市，贻笑大方。

## 一船明月过沧州

星汉天上走  
江河地下流  
南北文脉连京杭  
一船明月过沧州

过沧州，梦中游  
君不见，千童东渡留帆影  
铁狮雄风镇海吼  
文庙书院吟诗经  
崇文尚武续春秋  
纪晓岚，四库全书天下传  
张之洞，晚清名臣功不朽  
文曲星，学富五车  
武状元，气壮如牛  
沧州人，擎旗开路，别样风流

更有那，南湖波映水月寺  
钟灵毓秀清风楼  
沧海桑田说不尽

明月几时有  
运河千古流  
流不尽地老天荒悠悠，悠悠

诗书继世长  
忠厚传家久  
南北文脉连京杭  
一船明月过沧州

过沧州，画中游  
君不见，孙武故里燕赵风  
杂技魔术今古秀  
江湖八怪闯天下  
三仙洞释乡愁

更有那，荡绳蹬技水流星  
惊险奇绝开新花  
龙腾狮跃舞绣球  
明月几时有  
运河千古流  
流不尽地老天荒悠悠，悠悠

海舟

本名崔怀洲，黄骅人，河北省作协会员。有电视剧《太阳儿女》、纪实文学作品《红荆条部落》、报告文学《铸造新生活的人们》等作品问世。

# 告别演唱会

□彭玲

我喜欢孤独。孤独会让我感觉树叶的颤动和大地的喘息。

秋天的夜晚，我坐在阳台上，在没有一丝光亮的夜里发呆。

窗帘隔开了我的视线。窗帘外面，是深远的、不能失足的世界。我白天从那个世界水淋淋地爬上来，夜晚回到帘幕里。

秋天来了，秋天是多么美好的季节。人们流连、感喟、欣赏或叹息，用眼睛、手、嘴、茶或酒与这个季节耳鬓厮磨。

我是用耳朵听这个季节的。

我住在郊外，一到晚上，万籁俱寂。窗外是毫无章法的野草，层层叠叠的树木，以及有一搭无一搭的庄稼。昆虫们隐在这个世界里，白天它们吃喝打盹，晚上它们齐齐醒了。

它们伏在树叶上，蹲在草茎上，悬在喇叭花上，开始它们的万虫大合唱。

心在闹市的人，置身霓虹中的人，是听不到这种自然天籁的。

这场演唱会足可以称为盛大，季节唤

醒了所有慵懒的灵魂，愿与不愿，它们必须集体离场。

万声大合唱，万虫齐声吟唱——那是穿云裂石的秋声大合唱。

我坐在暗夜里，眼睛盲着，耳朵醒着，感受着草木世界传来的心弦轰鸣。我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也叫不上它们的名字，我只能知道，它们多得无法计数。

它们的声音各不相同，有的声音绵软圆润，有的声音短促清亮，有的声音温柔起伏，有的声音尖细稚嫩，许多声音融合成许多声部，笼罩四野，直达星空。

在那一刻，我的心颤了又颤。这些小虫子们，还有谁比它们更懂得风的凛冽雨的沁凉——那是真正的风霜刀剑严相逼。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当我们刚刚念到三秋桂子，唻一声，它们的岁月就断了。

岁月戛然而止，生命戛然而止——告别的季节来了。

还有谁比它们更留恋大自然的美好吗？

那是它们赖以栖身的地方，它们出生、脱壳、振翅、弹腿、寻爱、觅巢、产子……尽管它们的世界也会被机器碾压，被脚步蹂躏，但是它们依然视为维生的乐园。从春天小草钻出第一抹嫩芽，到夏天秧苗捧出玉色豆荚，到秋天玉米金黄吐穗，它们是多么幸福地蹦跳啊。它们在草叶上攀爬，在枝杈间打滚，在土石缝隙中捉迷藏，在钩钩藤上打秋千……

秋天了，滚圆的露珠开始打湿它们的翅羽和触角。

这是人间最美的季节，也是最绝望的季节；这是告别的季节，也是回响的季节。

节节草的竖琴、牛筋草的杨琴、龙须草的三弦琴，一定也有洞箫、琵琶和古筝……所有的草木齐齐静默出场。

来吧，让我们用歌声向这个世界告别。

秋云逶迤，秋霞烂漫，秋风四起，秋雨缠绵；雁子横秋，柿子橙红，棉花吐絮，眠虫封巢……一切都是那么美，美得如此惊

魂，如此短暂。没有时间悲叹和抱怨了，唱吧——唱春天的蜜色斜阳，唱仲夏的银丝月亮，唱水塘边的小菊红，唱玛瑙小枣的醉人香……

唱得白露变成了霜，唱得秋阳把绿叶烧黄，唱得草籽一粒粒掉在地上。

它们用歌声告诉那些草木——我将和你们告别。

他们用歌声告诉那些泥土——感恩三秋的问候。

生命半入尘土半在风中飘扬，在这寂静辽阔静美的秋日之夜，它们集体告别，齐声吟唱。

彭玲

《沧州晚报》主任记者，新闻评论员。著有《青春酿酒》《巍巍华北》《从修脚工到董事长》等多部作品。喜欢生活的热情和冷硬，愿在文字世界里横刀立马。

## 简讯

### 燕金城诗歌研讨会召开

2021年10月5日，市作协诗歌委员会对诗人燕金城近些年创作的199首诗歌作品进行研讨。燕金城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近年来，创作颇丰，在《作家报》《意林》《诗选刊》等许

多报刊发表大量诗歌作品。燕金城的作品鲜活质朴，通过生活点滴，为所有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求证文学价值和实现文学梦想的例证。其作品三十多次获全国文学作品大奖。 史丽娜

### 作协举办诗歌沙龙活动

根据市作协统一安排部署，10月23日，沧州市作协诗歌委员会沙龙活动在图书馆作家文献馆举行。参会的二十多名诗人根据自己的创作方向、体验和当下诗歌的

创作现象、投稿情况展开交流，气氛融洽且活跃。《沧州日报》副总编李冬认为，诗歌要具有时代性。市作协主席苗笑阳在发言中说，诗歌创作要不断突破和超越。 史丽娜



文中作